

## 第六十七章 山居筆記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這個世界上有一樣東西，乃是萬民之神，諸神之魂，鬼魂也要被迫推磨去掙的無上妙物。

範家馬車的上，常常能夠見到範氏大族的家族徽記，一方一圓，正是這樣東西的形狀，範老爺做著戶部尚書，掌管國庫，小範大人馬上要下江南接手內庫，慶國的財富都讓這一家子人管著，連帶著家族徽記也是這樣充滿了銅臭味道。

錢，那讓人愛死又恨死的錢啊，那讓人上得天堂入得地獄，在刀山上傻笑，在火海裏癡舞的錢啊！

不止百姓們愛錢，朝廷更愛錢，所以才會設置了諸多稅種，恨不得將地皮刮下三層來，至於慶國朝廷，打從一開國起，就開始在田產徭役之外，對鹽鐵茶征稅，而後來由於葉家的突然崛起與消亡，內庫就成了朝廷最大的銀錢來項，對於內庫出產的玻理製品、烈酒、玩物、船舶，朝廷理所當然地征以重稅，而且看管的一向極嚴，由監察院專司負責。

所以崔家走私一事，被監察院查處，馬上震驚了天下，直到今天，慶國子民們才知道，原來內庫竟然出了這麼大的缺口，朝廷竟然在關稅方麵損失了這麼多銀子！

都察院沉默了，被信陽方麵收買的官員沉默了，但依然有些不同派係或者心存正道的官員們開始紛紛上書，要求朝廷徹查此事，雖然在奏章上依然沒有人敢提到長公主的名字，但矛頭已經直直指向了信陽。

與此相較，北齊那位年輕皇帝也趁機占了大便宜，監察院範提司養傷蒼山的事情。便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漏過，雖然人人都知道，範提司才是這次行動的幕後主使，方便他來年接手內庫。但沒人敢說什麼。

相反，太學裏衝動地學生們已經開始準備上書，請陛下早已將內庫的轄權，移交給小範大人範閑的名聲，的確比長公主地名聲要好太多，這其中，自然也有當年如雪言紙的功勞。

而最近這些天，京都的茶鋪飯桌裏，又開始流傳起來另一些小道消息，聽說信陽那位已經開始喪心病狂地派刺客。想謀殺小範大人！

監察院八處的工作效率，果然很高。

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全看明白範閑與長公主之間的衝突。

有許多清高的文士，一直很納悶。世人為什麼對這種阿堵物如此熱中，甚至可以為了它不惜拋頭顱灑熱血。比如史闡立，雖然他現在已經是京都娛樂行業的風頭人物，抱月樓的大掌櫃，從貧寒的學生變作了一方富賈。卻依然不理解這一點。

長公主為什麼一直舍不得對內庫放手？甚至最近會用如此狠辣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女婿！她通過崔明兩家往北方東夷甚至是海外走私，從內庫裏挖這麼多銀子是為了什麼？十幾年的時間，她所攫取地大量財富。究竟是花到哪裏去了呢？

“養兵。”範閑看著唯一在自己身邊的學生，解釋道：“軍隊都是陛下的，都是朝廷的，燕小乙雖然貴為征北大都督，但如果將來想做什麼事情，隻怕還敵不過陛下的一紙詔書...你也清楚，在咱們這個國家裏，尤其是在軍隊中，陛下地威望高到什麼樣的程度。”

“如果想要與這種威望做抗衡。世界上就隻有一種事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。”

“那就是錢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大量地錢，燕小乙手下的那些軍官月入之高，隻怕你聽見了會瞠目結舌，也正是如此，燕小乙才能盡可能牢固地掌握手中的兵力。”

史闡立停了正在抄寫筆記的右手，苦笑了一聲。

他這次入山是受太學所托，為慶國如今的一代文臣範閑做傳。自從範閑發行了《半閑齋書話》，他在慶國詩壇上的

地位就已經牢牢豎立了起來，乃至出行北齊又拉回了莊大家的那一馬車書，則更是將影響力擴展開來。太學對於這位從太學中正做到居中郎，如今又成為學司的小範大人，當然是與有榮焉，也不肯錯過這種資源，便決定為範閑立個人物傳，再由澹泊書局刊發，發行天下，爭取來年在北方和東夷城多爭取一些學生，也多拉些才子們來慶國參加春闈。

但是範閑受傷後就躲進了蒼山，很久沒有去太學，就連舒大學士都找不到他，隻好通過七拐八拐的關係，找到了如今京中範大人唯一地門生，史闡立。

史闡立也覺得這件事情大有可為，再加上太學正親自出麵相邀，愈發覺著比在抱月樓當妓院老板要光彩許多，便屁顛屁顛地跑進了蒼山，也算他運氣好，沒有看到雪地裏的那些死人。

哪裏料到事情的發展卻與他想像的不一樣。

雖然門師被自己苦苦哀求留在了書房裏，可是...門師卻偏偏不講自己的人生治學詩道，卻總在講朝廷的秘辛，比如監察院是怎麼整倒二皇子，長公主為什麼不肯放手內庫！

這些事情，史闡立哪有這個膽量抄在紙上，就算自己敢抄，給太學那邊八百顆腦袋，他們也不敢印出來發行！

他看著門師，冒著寒氣訥訥說道：“老師，這些事情...總不能入傳的。”

對於立傳這件事情，範閑本身就感到很荒謬，心想自己年紀輕輕的，難道那些太學裏的讀書人就準備給自己蓋棺定論？看著史闡立為難模樣，笑罵道：“入個屁的傳！”

他說了句髒話後又說道：“太學是不是閑的沒事了？莊大家的那些書他們什麼時候能整理出來？澹泊書局等著開印，陛下也催的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陛下要我三年之內梳理完...這些吃白飯地家夥。隻知道拍我馬屁，也不知道做點兒正事兒。”

史闡立小意替太學方麵解釋道：“莊大家的書已經開始逐批印刷了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繼續說道：“那便說給我立傳這荒唐事兒吧。我這一生雖然寫過幾首詩，唱過幾句曲子。與莊大家有過兩次交談，但你難道不清楚，我最光彩的，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事業...其實依舊還是這些見不得人地陰穢事。”

這話說的實在，甚至是有些近似於羅梭的自我剖析，隻是沒有一絲懺悔的味道。

“我最驕傲的，是這些殺人用毒，不是那些風花雪月，你能寫，你敢寫？”範閑盯著史闡立的雙眼。“如果你想為我立傳，等將來哪天我死了，或者這個時代的人都死了。如果你還掙紮活著，再議不遲。”

史闡立哀歎一聲，知道筆記的工作是做不成了，門師心意已決，自己再難說服。但他已經被範閑先前說的那些朝廷秘辛勾起了興趣，就著門師先前的話題說道：“關於北方地事情，我想那位燕小乙大將。他一味用錢買忠...就算是想造反，我看也沒什麼用。”

在門師這半年的薰陶下，史闡立如同澹州來的思思一般，膽子大了許多，說話也辛辣了許多。

“陛下對軍隊抓地緊。”範閑眉頭一挑，說道：“長公主她沒有什麼空子可鑽，隻有燕小乙這樣一個心腹，當然要大筆銀子灑出去，能掙一分忠心便是一分。”

“蓄將養兵雖然花費極大...但那是內庫啊。十年的時間，難道就隻夠做這點事情？”

“當然不止。”範閑像一位老師一樣講解道：“二皇子要收買京官，這需要錢。要掌握典論，這要錢。信陽方麵要結交地方大員，那些一方諸侯，這也需要錢。官字兩張口，咱們慶國的這些官員身體又都健康的沒辦法，嘴巴張的極大，想喂飽這些人...實在是花費極大。”

史闡立皺眉道：“這等於是要造反了。”

“你先前就說過。”範閑笑了起來，“眼下還隻到奪嫡這一步，如果二殿下真地成功了，將來皇權在握，他與自己的小姑姑將送出去這些銀子再拿回來，也是簡單無比。”

範閑忽然想到了鹿鼎記裏韋小寶栽贓吳三桂的橋段，苦笑道：“當然，做了皇帝後，哪裏還需要在乎這些小錢，整個天下都是他地。”

史闡立倒吸了一口冷氣：“老師您要接手內庫，又提前掀了崔家，這豈不是斷了對方的銀錢來路，對二殿下奪嫡一事造成極大的損害...難怪信陽方麵這次如此惱怒，比上次京都裏的風波，反應要強烈太多。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反應？五六年前我那位丈母娘就開始反應了。”

他的腦中閃回五六年前，澹州那幢被燒成焦木的小樓，就是在那個樓中，他平生第一次殺人。入京之後，憑借著監察院的力量，範閑對這件事情查的清清楚楚，那一年柳氏之所以要對自己下毒，正是宮裏那兩位婦人的安排。

就是在那一年裏，陛下第一次提出範林兩家聯姻之事，也等若是提出了日後內庫地管轄權轉移問題。雖然在陳萍萍的強力反對下，這門婚事暫時沒有成功，卻依然讓長公主生出了警惕之意，她當然不願意輕易放開自己牢牢掌握著的這筆龐大財富，所以才會安排人去殺死範閑。

但誰也沒有想到，四年之後，趁著陳萍萍回老家祭祖的空當，範建再提此議，終於得了陛下的允許，如此範建才讓滕子京千裏奔波，急忙無比把範閑從澹州接到京都來。

一想到當年十二歲的自己渾渾噩噩時，肩上就已經挑了這麼重一筆擔子，就已經惹上了這麼大的麻煩，如今早已是大權在握的範閑，依然覺得有些後怕。

再然後，就是牛欄街之事，二皇子設宴相邀。長公主暗中唆使相府二公子組織了一個謀殺之局。

算起來，這位丈母娘已經三番四次要殺自己，隻是沒有成功而已。範閑苦笑想著，自己這一生所面臨的危險。似乎都是由那位美麗的讓人忘記她年齡地長公主施展出來，而且這位長公主還沒有親自動過手，隻是用些陰謀手段，讓別人髒了手這女人，這個有潔癖的女人，這次竟然會動用信陽方麵的人手來刺殺自己，看來也是真的怒了，也是真地慌了。

範閑的唇角浮著自信的笑容，隻要你火了就好，如果你還像以前一樣心思沉靜。自己還會有不知如何下手。

他深深信服那位信陽公主的謀略能力，僅僅從牛欄街事件轉成了謀奪北齊土地的妙手，還有賣掉言冰雲。反換來慶國朝政亂局這兩件事上，就可以看出長公主策劃陰謀的能力但他並不畏懼這一點，因為監察院最擅長的也是陰謀，小言公子也是位天才人物，與長公主還有深仇不可解。最關鍵的是。監察院除了陰謀之外，還有力量，而這正是信陽方麵最欠缺的。

對付陰謀家。簡單的刀劍血火，就是最有效地手段。

“長公主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。”範閑從沉思中醒了過來，歎息道：“真的很了不起。當初滿朝文武都以為她是東宮地助力，哪有人曾經想到她與二殿下下的協議。朝中厭惡她的人，比如我那位已經離開了朝廷的嶽父大人，會下意識裏偏向二殿下，而她代東宮控制的人，又隨時可以拋出去當惡人。此消彼漲，厚積薄發。如果這種局麵繼續維持個七八年，等陛下年紀大了，說不定二殿下還真地可能入主東宮。”

“可惜遇見了老師。”史闡立說道。

範閑並不謙虛，說道：“我隻是運氣好一些，而且你以為陛下和陳院長真不知道這件事情？”

史闡立微微一驚。

範閑苦笑道：“長公主就算是再了不起的女人，終究還不是當年這批老夥計們的對手，我隻不過是被推到前台來地那隻手而已，陛下...或許隻是不想太後生氣。”

他忽然微微偏著腦袋，看著玻璃窗外的白茫茫山色，微帶惘然說道：“不過在這些厲害人物中，我其實最欣賞的...反而是早已離開京都的嶽父大人。”

史闡立不明白，他本以為門師會說最佩服的是範尚書。

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我那位嶽父世稱奸相，但其實卻是全難得一見的能臣，慶國前些年真稱的上是國泰民安，雖有小小不協，終究不礙大局，他出了大力。而我佩服嶽父的是，他極能隱忍，極能決斷，當初...因為長公主的緣故，四顧劍殺了我二舅哥，嶽父大人馬上同意了我與婉兒地婚事，毫不猶豫地站到了監察院與父親的這邊。不要忘了，他與陳院長父親在朝中可是鬥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如此重大決斷，馬上定計，實非常人。”

他接著歎息道：“而且嶽父大人手握宰執之權，卻毫不戀棧，一朝發現陛下有旁的想法，馬上辭官不做，雖然丟了手中權勢，但畢竟落了個身家平安，家族安寧。”

範閑的嶽父，宰相林若甫告老之後，便一直在梧州養老，做一位富家翁，時常與京都有些家書往來，聽說最近過的挺不錯，身子骨比在京都時還要好些。

“明人易，明己難。”範閑感歎說道：“嶽父大人識人識己，識時識勢，實在有太多值得我學的。”

史闡立心中微微一動，聯想到目前京中朝閣仍空，隻是由門下中書那幾位大人協理著政事，小聲說道：“老師，您日後終也是要成一朝宰執。”

範閑苦笑一聲，罵道：“別試探我，我沒那個興趣，也沒那個能力，治理一國，哪裏會真的像煮小魚兒那麼簡單？我啊，將來管著監察院是興趣所在，辦理內庫，那是陛下意，旁的事情，我是不會做的。”

史闡立笑道：“老師這話有趣，不過單提這兩處，也足夠羨煞旁人了。”

“告訴你一個消息，你就知道陛下在嶽父告老之後。便根本不準備重設宰相一職。”

範閑站起身來，拄著拐杖，挪到窗邊，推窗嗅著雪地上來的清風。幽幽道：“告老的文書閣大人胡先生，已經奉詔起身，往京都來。”

史闡立大驚失色：“哪位胡先生？”

“還有幾位？”範閑並未回身，淡淡說道：“在你我尚是頑童之時，就力促改良的那位胡先生。陛下傳他入京重為大學士，日後地門下中書，想來沒有那位吏部尚書顏行書的位置，秦恒也要去做他的京都守備，門下中書...就是幾位大學士領著，宰相一職再無重設的可能。”

史闡立默然。半晌之後才輕聲歎道：“以往隻知讀書報效朝廷，如今才知道，原來朝廷之事。果然複雜無比，非外人所能揣測。”

一會兒功夫，他又高興了起來，雖然今天聽地這些事情都沒有辦法入傳，對於太學的廣告事業也沒有絲毫幫助。但是這些秘辛向來不傳二耳，今日既然門師告訴了自己，將來數十年後。自己若有機緣將其編入國史之中，或者是出一〈半閑齋主人山居筆記，毫無疑問都會讓自己在青史之中留名。

當然，門師必須是曆史的勝利者。

想到此事，他心中有些隱隱興奮，卻聽著門師不知為何望著窗外笑了起來：“你可知道，陳院長的真實年齡比陛下還小一些？”

史闡立喜樂之心一收，大覺驚訝，他曾經遠遠見過陳萍萍一眼。知道那位院長大人老態龍鍾，眼看著就是要往黃土裏去的模樣，難道比正值壯年的陛下還要小？

“小一個月。”範閑似笑非笑說道：“朝政太複雜，操心太多，自然就變成這樣，我懷疑將來我會不會也未老先衰。”

窗外一片淒清雪地，廊柱盡頭傳來姑娘們打麻將的歡笑聲，柔嘉那丫頭又死皮賴臉的來了，葉靈兒這個賊大膽神經大條的家夥也從定州趕回來了，範府在蒼山的別莊在冬天裏總是這樣熱鬧，與去年相比，似乎隻少了一位遠在北齊地小胖子。

範閑眯著雙眼，迎著撲麵而來的冷風，與家中歡樂情緒完全相反地沉默著，在這個狗屎朝廷裏為皇帝賣命，就像陳萍萍那樣，還真是件很傷神的工作啊。每個人都似乎同時有好幾張臉，每個人地手裏都不知道握著什麼樣的牌，範閑不清楚別人的底牌是什麼，所以他也一直將自己的底牌牢牢地握在手中，絕對不會輕易地打出去。

隨著沙沙的聲音傳來，鄧子越披著黑色雪襖來到屋前，正準備敲門，發現窗子開著地，範提司正在那裏招手，他微微一愣走了過去，沉聲說道：“信陽方麵的後續人手已經退走了，院長大人遣了宗追過來，跟了過去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那個叫宗追的官員與王啟年並稱雙翼，最擅長地就是追蹤，他不擔心此人的安全問題，看著鄧子越手上拿著地紙袋，很自然地伸出手去。

紙袋裏裝的是三處擬出來的情報分析，以及來往信件。

鄧子越的臉色卻變得有些奇怪了起來，嘿嘿一笑說道：“有一封是從北邊來的。”

範閑一愣，馬上明白了，笑著罵道：“一大老爺們，別學那些婦道人家長嘴長舌。”

鄧子越將紙袋交到他手上，捂著嘴巴，背轉身走了。

望著這下屬的滑稽模樣，範閑忍不住又笑了起來。

借口京都都要有人看著，將史闡立趕出門去，他這才破開大紙袋外麵的第一道火漆，從裏麵抽出一疊信件，他略翻了一下，毫不意外地發現了海棠地來信，先前鄧子越那般古怪，自然是為了這封信的緣故。

監察院的火漆用的是鬆香加銀朱，沒有用燈煤，安全係數更高，而且信封也是特的無縫式，不用擔心途中有人巧手拆開。

先將京都啟年小組的消息看了一遍，又將三處呈上來的各處情報看了看，範閑滿意地點點頭，各處的進展都很順利，言冰雲下手極快，崔家在劫難逃，風聲傳到江南，連崔家的姻親明家都開始轉移財貨，這一招打山震虎，開始起作用。

最後將院報瞄了一眼，他才拿起了海棠寄過來的那封信，這是他向來的原則，做事情應該先公後私。但當他將海棠看似尋常的信看完之後，才後悔自己看的晚了些，哪怕隻是這麼一小會兒時間。

因為信上寫的內容太令人震驚！範閑細長的手指捏著薄薄的信紙，禁不住竟是抖了起來，麵色一片凝重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